

體神義主會社

種六十二第庫文方東



書 論
館 社
發 編
行 印

體神主義會社

著水秋德幸本日

目 次

第一章 緒言	一
第二章 貧困之原因	六
第三章 產業制度之進化	一一
第四章 社會主義之主張	一二
第五章 社會主義之效果	二五
第六章 社會黨之運動	三八
第七章 結論	四九
附 錄 社會主義的意義及其類別	五六
	五九

社會主義神髓

日本幸德秋水著
高勞譯

第一章 繪言

克林威爾不足稱，華盛頓不足道，羅斯配爾（法國革命時雅哥伯黨首領）不足以述，吾輩若欲舉今古來最大之革命家，吾不得不推瓦特其人。彼以其精密之頭腦，提造化之祕機，而開展之於吾人之前，世界萬國之物質生活狀態，驟然爲之一變。彼所謂殖產的革命之效果，不亦偉與！

今日者，紡紗織布製鐵印書及其餘一切工藝之器，鐵道汽船及其餘一切交通之具，望之如龜鱉，就之如山嶽者汽機也。此等汽機，驅使自由，轉運無礙者，惟蓬蓬焉蒸氣發生之力而已。其術何巧！其能何大！若起十八世中葉之人於地下，使觀今

日之世界，必呀然駭絕。況繼此而起者，更有電氣發明之奇，應用之巧，至刻刻爭新。

人智之無所窮極，真不可測。予於是覺萬物靈長之語之信而有徵也。

雖然，由此等機械之發明及其改善而成之殖產的革命，其效果所以可貴者，不獨在其技術之妙巧，而實在於殖產之饒多，與其交換之便利。

近時生產力發達之程度及比較，隨其產業之種類而異，不得詳確精密之統計。

然就大概而論，則以機械代人力而後，其增加之著大，已無待言。教授伊黎氏謂生產之增加，有十倍者，有二十倍者，紗線之生產加百倍，書籍印刷物則加千倍。羅勃·渴文氏，則於前世紀之初公言曰：五十年前須以六十萬人勞力而產出之財富，今僅以二千五百人之勞力，得產出之。某學士亦曰：近時之器械，供一家五口之戶，可使每戶所得之資財，與昔時各以六十人之奴隸所生產者同。由是觀之，最近百餘年間世界生產力之增加，至少亦平均數十倍，此固盡人所信而無疑者也。

是等饒多之財富，運輸交換於世界各地，又極敏活自在。鐵道航路密如蜘蛛網，坤

輿之縮小者幾千里；電線分佈，如神經系統，萬邦束爲一體；澳洲所屠之羊，直供英人之膳；美國所產之棉，遍被亞細亞人之體，緩急相依，有無相通，有史以來，無盛於今日者。

嗚呼！是實所謂文明之特質也，華美也，光輝也，吾人何幸得生於此文明之世，見此空前之偉觀壯業，亦足以自慶而自誇矣。

雖然，吾人得爲此文明世界之人，果真足自慶乎？真足自誇乎？是疑問也，是大疑問也。

試一思之，近時既得機器之助，吾人生產力，既增十倍百倍，時且千倍，則世界多數之勞動者，較殖產的大革命以前，必大減其勞動之時與量，此一定之理也。乃事實則反之。彼等依然永服十二三時間乃至十四五時間之苛酷的勞動何也？

更一考之，近時千百倍饒多之富財，以輸運機關之助，自世界之一隅，達於一隅；分配貿易，自在而敏活，則世界多數之人類，衣食大餘，洋洋乎謳歌太平，亦當然之

理也。乃事實則反之。彼之糟糠不飽，父母凍餒，兄弟妻子離散者，且日益多何也？人力之須要既減，而勞動之時量不減也；財富之生產既增，而人類之衣食不加也。既受勞動之苛酷，更苦衣食之匱乏。學校之設已多，而人無受教育之自由。交通之機關愈便，而人無旅行之自由。醫治之術益進，而人無療養之自由。多數政治已制定，而人無參政之自由。文藝美術益發達，而人無娛樂之自由。所謂近世文明之特質，光輝也，華美也，於多數人類之幸福平和進步，果有幾何之價值乎？

夫人固不僅爲麵包而生也，然無衣食，安能自由？安能進步？何從而得道德？何自然而得學？管敬仲有言：『倉廩實而知禮節。』蓋人生之第一義，即衣食問題也。近世文明之多數人類，非因衣食之匱乏而皇皇不可終日乎？

夫勞動者，衣食之母也。而彼勞動之子，自幼至壯，以迄於老衰病死，營營然如牛馬，兀兀焉如蜂蟻，勤勉節儉，無過於彼等者，而因租稅之逋負，追呼逮繫者，歲以萬計。其衣食充足者，轉非勞動之人，乃徒手安居之遊惰人也。

夫勞動之痛苦，猶可言也。若夫求勞動之地位職業而竟不能得，則人間悲慘之境，莫甚於是矣。彼有壯健之體軀，有明敏之頭腦，有可用之技能，其力能任衣食之生產而有餘，而不得其職業，終生泣於窮途，轉於溝壑者，蓋不知幾萬人矣。

衣食於利息，衣食於地租，衣食於賦稅，今之所謂處於文明社會者也。其不能然者，則長時間之勞動也，苦痛也，窮乏也，無職業也，最終則餓死而已。不甘餓死，則男子爲盜，女子爲娼，墮落而已，罪惡而已。

然則今世之文明，一面發燦爛之華美光輝，其一面則爲黑暗之窮乏與罪惡。翱翔於燦爛之天者，千萬人中僅一二人耳。而沈淪於暗黑之城者，乃世界人類之大多數也，是豈吾人類之所能滿足哉！

嗚呼！世界人類之苦痛與凍餒，日甚一日，月急一月，人類之多數，以求其生活之自由，衣食之平等，至不得已而以一切平和幸福進步，供其犧牲，所謂人生，竟將陷於如此之境遇耶？抑不得不陷於如此之境遇耶？耶穌所謂祖先之罪耶？浮屠所謂

娑婆之常耶？是豈眞理耶？正義耶？人道耶？

嗚呼！彼偉大的殖產革命之效果，竟不合於人道正義眞理乎？所謂近世文明之世界者，人道正義眞理，遂不可得現乎？此問題乃立於二十世紀陌頭之司品克司之謎語也。（譯者按司品克司西文爲S.P.C.S.，係獅身女面之怪物，本於埃及國神話，此怪物常坐於道旁，逼行人解謎，不能解者，殺而食之。解決之者生，不然則死，世界人類之運命，蓋懸於此謎語中也。）

誰能解決之者？宗教乎？曰否。教育乎？曰否。法律乎？軍備乎？曰否否。

夫宗教者，使吾人想像未來之樂園，非爲吾人除去現在之苦痛也。教育者，與吾人以多許之智識，不能爲吾人產出一日之衣食也。法律能罰人，而非樂人之具。軍備能殺人，而非活人之器。嗚呼噫嘻，誰能解決此問題者？

第二章 貧困之原因

投醫藥者不可不先診察其病源之如何，試問方今生產之資財非乏，市場之貨

物非尠，吾人人類之多數，何爲而虞衣食之匱乏乎？

無他，分配之不公而已！不普遍於世界而堆積於一部而已！不均分於衆人而歸斷於少數而已！

英美兩國，其產業之進步與隆昌，世界萬國之所豔羨者也；而其富之分配情狀，則殊堪駭嘆。美國富，其百分中之七十，爲其人口千分中十四分之少數人所占有；其餘百分中之十二分，則爲人口千分中九十二分之少數人所占有；故其人口千分中八百九十四分之多數生民，僅得百分中十八分之財產。英國二百萬人之多數，僅有八億之財產；其少數之十二萬五千人，則占有七十九億之巨額；而其總人口之四分之三，則爲全無資產者。是兩國之窮民，仰公費之救助者，實數百萬人之多。

是非偏重之甚者歟？雖然是不獨英美爲然也，德意志亦然，法蘭西亦然，意大利亦然，奧匈亦然。彼等雖各異其大小高低之度與率，而現時財富之集中於一部，世

界萬邦，實同其趨勢，日本亦未嘗不然也。

日本雖無精確之統計，然財富之分配，益益偏重於一部。貧富益懸隔，亦爲不可掩之事實。試觀土地日益兼併，資本日益合同，彼以資本吸資本，以利息生利息，國家人民全體資產之額，不甚見其增加，而大地主大資本家少數階級之資產，則日益膨脹，恰如雪塊之愈轉而愈大矣。

試思近世物質的文明日進，其精緻之器，巧妙之術，年年產出巨額之財富，苟公平分配於多數人民，何致嘆衣食之匱乏如今日乎？而分配之不公如此，其堆積於一部壟斷於少數如此，無怪乎世界之多數，常沈淪於飢餓之城也。

於是乎不得不別提出一問題，此問題維何？

蓋社會之財富，決非降自天，湧於地，雖一粒之米，一片之金，無非人間勞動之結果。惟其爲勞動之結果也，則當然爲產出之之勞動者所有。而多數之勞動者，何故不能自由享有其所產出之財富而消費之乎？古詩曰：『滿身綺羅者，不是養蠶人。』

一何故而養蠶之人，却不能衣羅綺之衣歟？

無他，以彼等無生產機關故。易言之，即以無資本故，無土地故。無資本者不能勞動，無土地者不能勞動。不勞動則不能不餓死。彼等急欲免其餓死，故不能不急求生產機關。欲急求生產機關，故不得不犧牲其一切之利益幸福，以跪拜於有資本者有土地者之足下，乞其資本與土地之使用。欲乞其此使用之許可，故不得不以其生產之大部分，獻納於地主資本家之倉庫，而彼等乃終歲勤勞，終生勞役，僅得支持其不幸之生命。現時之小農及農工，其狀態實如此。現時之職工，其狀態亦如此。凡一切無資本無土地，衣食於年工，衣食於月給者，其狀態蓋無不如此。

試一思之，若世界之土地與資本，得爲多數人類自由供其生產之用，則彼徵多額之潤利，收法外之地租，以低廉之工價，雇力作之工役者，皆無所施其技。其勞動之結果，即爲勞動者之所有。得自由消費之，則何致分配失公，貧富懸隔，如今日之甚乎？無如彼等祇有勞力，土地與資本二者，爲少數所占有；非納其生產之大部分，

決不許其使用。然則世界多數之人類，將常沈淪於凍餒之域而不得援救乎？於是乎更不得不提起一問題。

夫土地也，資本也，一切之生產機關，乃全體人類生活之要件也。壟斷而占有之，所以左右人類全體之生活而制其死命者也。彼地主與資本家，何德何能，而壟斷之，而占有之，以蹂躪多數人類之平和進步與幸福耶？

彼地主資本家，非無勤勉者，非無節儉者，非無勞動而從事生產者。然彼等之所得，決非僅由勤勉節儉從事於勞動之生產而已也。彼等之所有，決非僅由勤勉節儉從事於勞動生產之所得而已也。或父祖之讓與也，或投機之勝利也，或利息之堆積也，或僥倖，或狡智，或貪慾，甚或至於欺詐強迫竊盜，數者必居其一。而其富變爲資本，變爲土地，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，遂飽暖逸樂以掠奪多數人類勞動之結果；更以掠奪之富，變爲資本與土地，更爲掠奪多額之富之武器，轉輾而不知所窮；少數之富者益富，多數之貧者愈貧。故普爾屯有言曰：『財產者，強奪之結果也；資

本家者，盜賊也。」蓋自道義言之，則彼等實不自知其爲盜賊之盜賊也。吾人何爲而放養是等盜賊以任其專恣掠奪乎？

吾人於是乎知現時社會之病源矣，曰多數人類之凍餒，在富之分配不公；富之分配不公，由於生產物不歸生產者之手，而爲少數之地主資本家所畧奪；所以爲地主資本家所掠奪者，因土地資本一切之生產機關，已爲地主資本家所掠奪故。如是，則將一切生產機關，自地主資本家之手，公之於社會，爲人民之所公有。易言之，即廢滅徒手坐食之階級，是即近世之社會主義一名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神髓也。

世間不熟知社會主義之士，必啞然失笑曰：是何囁語？是何妄想？社會之生產，非概由地主資本家所左右乎？其分配也，非悉由地主資本家所指揮乎？農工商經濟，總依彼等而維持；多數之人類，悉養於彼等之手，曷能廢滅之？即曰能之，則社會將成黑暗世界矣，是何主義？是謂囁語！是謂妄想！

嗚呼囁語乎？妄想乎？社會將永爲地主資本家所支配乎？地主資本家當永劫存亡乎？吾人對於爲此言之人，先請其就人類社會之所以組織所以進化之理，一討論而審查之。

第三章 產業制度之進化

近世社會主義之祖師馬克斯 Marx，能爲吾人道破人類所以組織社會之真相。其言曰：有史以來，不問何時何地，一切社會之所以組織，無不以經濟上生產及交換之方法爲根柢；而其時代之政治及文明之歷史，建於此根柢之上者，亦可從此根柢釋明之。

試思人之生也，不得不食，不得不衣，不得不防雨露風雪。美術也，宗教也，學術也，必先滿足其最初之要求，而後始得發展。故其人民生產交換之方法異，則其社會之組織歷史之發展亦從而異。

太初之人類，縱鼻橫目，與吾人類無所差異。彼等血族相集，部落相結，成共產之

社會。其衣食也，爲全體社會而生產，充社會全體之需用，不知有個人也。不知有階級也，況地主乎？況資本家乎？馬雷干氏謂『自有人類社會以來，至於今日，殆十萬年，而其九萬五千年，實爲共產制度之時代。』然則吾人人類，在此九萬五千年間，實爲點點散布於地球上之血族的或部落的小共產制度之時代，以脫却蠶爾野獸之域，經過製弓矢製舟楫解牧畜習農業之進化變遷者也。

夫文明之進步，如石墜地上，愈墜愈速。古代人口漸增，團聚漸繁，衣食之需用漸多，交換之方法益複，於是共產制度漸漸傾覆，役使其所捕虜之敵人，以從事於生產，而生奴隸之一階級。於是人類社會之歷史，乃分割爲一大段落。

嗚呼！奴隸制度，在今日固非吾人所樂道，而在當時則不特爲全社會產業之基礎，即埃及、敍里雅之智識，希臘之藝術，羅馬之法理，其照耀千載之歷史者，實爲此億萬奴隸淋漓之膏血也。雖然，致當日之文明者，固爲是等產業之制，而覆當日之文明者，亦爲是等產業之制。蓋猶之催花者雨，而落花者亦雨耳。

是等奴隸之膏血，其天然之富源，終必有涸竭之一日。故羅馬末年，以是影響，致其淫逸驕奢之資，不足取給，乃轉而爲四方之攻伐，領土之擴張，貢租之徵求，而內潰外叛，乃同時並起矣。

於是通於羅馬之大道，荆棘叢生，天下瓜分，產業全數萎靡，繼起者爲農奴耕織之制，而以封建制度保護之。雖然，新陳代謝，無一息之停，經濟的生活，次第遷移，則社會之組織，亦次第進化。由是農工自由，農奴解放，城市日趨於繁盛，交通之發達，市場之擴大，殖產之增加，愈形急速，而地方封建之藩籬，遂爲國民的及世界的貿易之大潮流所抗制，而頽然傾倒矣。

故恩格爾氏曰：一切社會的變化，政治的革命，其究竟之原因，不能以尋常之理想，及一定不變之正義眞理推定之，當觀其生產交換方法之變化如何。亦不必求之於哲學，當審察夫各時代經濟之狀態。試觀現在社會之組織，凡昨日之正義，今日見爲非理，去年之真理，今年見爲罪惡者，乃由其生產交換方法漸漸暗遷默移。